

于右任的記者會

吳心白

開國元勳故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是元老記者，前後擔任監察院（含其前身審計院）長三十四年之久，但由他親自主持的記者會却不多，尤其政府遷台以後，他年歲已高，由他主持的記者會更是愈來愈少了。但我幸運的竟有機會出席過一次由右老主持的記者會，更有幸的是我還被公推為唯一發問人，這在我的採訪生涯中，確是一件值得一記的事。

我自故鄉徽州日報以吳窮君的筆名寫專欄到現在，但任新聞採訪工作已快卅年，採訪的範圍非常廣，但跑國會新聞的時間却不怎麼長，為期只一年多。民國五十一年，我在台北市公論報負責採訪國會新聞，當時的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自然也成了我的主要新聞對象。在我採訪于院長的新聞中，有三件事是我永遠難忘的。

拍攝照片意外風波

廿年前台灣的社會，雖然已和現在一樣的安定，但經濟繁榮生活富裕却根本還談不上，政府當局因此，一面倡導工業起飛，以刺激生產，提高國民收入；另一方面却提倡克難節約義務勞動，以節省公庫支出，使軍民同胞節衣縮食與政府共渡難關。

克難節約，義務勞動，在當年迅即由口號變成實際行動。身為監察院長的于右老，更是身體力行為全民表率。有一天于右老要我替他拍一張他在監察院左側馬路旁荷鋤除草的照片，作為他親自參加義務勞動的實證。當時我就心我的照相技術不靈光，還特地邀了專任攝影記者游祥年兄替于右老拍照，由我配合新聞將于右老義務勞動照片登在公論報第二版的顯著位置上。以後還有幾家報紙對這件事加以讚揚性的評論。

可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面，當我們的報紙對于右老開風氣之先的創舉大事宣揚的時候，據有關單位的人士告訴我，海那邊的毛共報紙却在大做反面文章，說成是于右老被強迫「勞改」！因此，那位有機會研讀中共報刊的人士忠告我，以後凡是容易被中共作統戰或反宣傳的東西要少寫！

生日前夕的祝賀宴

我從事記者工作的採訪運氣都很好，就當我負責採訪國會新聞的那一年，剛好遇到全國記者公會要為于右老擴大慶祝他的八十四歲生日，我們這些採訪國會新聞的現役記者，當然更要在于右老生日的那天，好好的替這位元老記者熱熱鬧

鬧的慶祝一番。

其實說好好的慶祝，只是一句誇大的說話而已，因為記者們多數都是窮措大，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我們當時還是把我們的心意告訴了于右老的機要秘書，轉報于右老，于右老除了表達他對全體國會記者的謝意外，並表示將在他生日前夕，舉行一次記者會，由他親自出席，答復記者們的問題。

這真是當時國會記者的一大喜訊，因為由于右老親自出席的記者會，在當年實在已不多見，所以各傳播機構的記者們在于右老生日前夕，都懷着既興奮又喜悅的心情，出席右老親自主持的生日記者會，大家都認為可以好好的向于右老請益一番。

誰知天下事常與願違，儘管于右老當天親自出席記者會並答復問題，但在記者會即將開始前幾分鐘，他的機要秘書向全體在場的記者們打招呼，說于右老年紀太大了，希望大家體諒右老，記者會中只能提一個問題，全部問答要在五分鐘內結束。當機要秘書還在和記者們辦交涉時，于右老竟已由他的副官攙扶着走進會場，這時記者們除以熱烈掌聲對壽星翁表示歡迎、祝賀和敬意

外，對於機要秘書所要求的，也就只有默然接受了。

記者會提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由誰提呢？在場數十位記者面面相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這真是一個問題！

我當時心裏在想，一個問題一定輪不到我發問，誰知事情竟又出乎意料之外，官報同業竟推由民報同業發問，而民營兩家大報的同業聯合報採訪組副主任兼記者羅瑣，徵信新聞報（即現在的中國時報）記者張屏峯兩兄，竟不約而同的推舉我這個民營小報的記者來代表同業發問，我在受寵若驚之餘，爲了不負同業的盛譽，當然也就毫不推辭的接受了此一任務，大胆的向我們崇敬的元老記者于右任院長，提出了一個問題：

「請問院長：怎樣做人，做學問，做記者？」這個問題是一個問題，也是三個問題，要答復的話，簡單的說五分鐘已够了，要詳細的說，三天五天也不一定說得完。但我們的元老記者畢竟是元老記者，他竟能在時限內從容的答復了問題。而我也可以自誇的說一句，我提的這個問題也正好可以由各報同業充份發揮。我曾細察當時在場各記者的臉部表情，大家對我所提的問題的反應都不壞，因而使我感到寬慰和心安，尤其是聽到了右老精簡的答復以後，我真的感到非常高興了！

元老記者暢話當年

于右老說：「怎樣做人、做學問、做記者，其實是一回事，因為做記者必須要有資格、要有

學問，才可以做記者！」

于右老說：「我家住在陝西三原，那兒是偏僻的地方，教育極不發達，所以我受學校教育也不完全。當我在廿五、六歲時亡命上海，遇到吳稚暉先生，大家就以學生團體來辦報，計劃辦一份神州日報，我因為當時是學生代表之一，便被派到日本東京去調查報館的組織情形，就在日本見了中山先生，遂加入同盟會，做了革命黨的一員。」

于右老又說：「那時在日本革命黨很多，人具有力量，雖然當時自己正年輕，可是自己却因在內地沒有讀多少書，學識不够，以致遇到問題，沒有能力解決，無法把自己全部的力量貢獻出來，一直到神州日報請了楊篤生先生做總經理後，由於楊先生是一個很有學識的人，我得到楊先生的指教，學問才慢慢的充實起來。因此，我認爲做一個新聞記者，必須要有很好的學問，同時也要有高尙的人格，才能成爲一個優秀的新聞記者。」

于右老回憶說：「在我的生活歷程中，最使我難忘和最使我懷念的，還是記者時期，尤其當時的記者同仁，他們有的壯烈殉國，有的因爲勞瘁而早逝，但他們英勇奮鬥的精神，則始終照耀着我們的新聞天地，照耀着中華民國。」

于右老說：「我在民立報發刊詞內，有這樣的幾句話：有獨立之民族，始有獨立之國家，有獨立之國家，始能產生獨立之言論，再推而言之，有獨立之言論，始產生獨立之民族，有獨立之民族，始能衛其獨立之國家。」

于右老希望記者同仁，深切瞭解自身責任之重大，肩負起這大時代的重大使命。

于右老除了發表了簡短的談話外，並在記者會中由各報攝影記者拍照，同時並接受記者們的要求，在監察院的庭園裏，與每一位記者都合攝了一張紀念照。

書法遺愛視爲拱璧

各報記者當日由於于右老的親切接待，大有斬獲，第二天各報都有于右老過八十四歲生日的照片、新聞和特稿見報，成爲于右老每年生日新聞見報率最高的一次，也是最突出的一次。我私心竊喜，可能和我在記者會上所提的問題有關，而觸發了各報同業的靈感，使大家可以大做文章了！

我採訪監察院新聞雖然爲時不多，但也許由於我和于右老有過兩次採訪工作上的直接接觸，致使他老人家留下了一些印象。我怎麼知道呢？因爲右老於五十三年十一月十日逝世後，他的家屬整理遺物時，在保險箱裏找出了一幅于右老生前爲我寫的小中堂，那年（五十三年）我已由公論報轉入聯合報，並於當年五月卅一日派到桃園縣，負責全縣新聞採訪工作，當即由于右老生前好友——聯合報副總編輯名記者于衡教授通知我到台北去領取。多年來我雖家徒四壁，但却在客廳的牆壁上始終掛着于右老給我的這幅小中堂。現在就把元老記者于右任院長寫給我的這幅小中堂內所書的詩句，照抄在下面，以結束本文。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誓不還！